晉綏日報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社址：山西興縣

第一八八九號

訂報地址：各縣郵局　報價每張農幣五百元

黨中央電賀晉中大捷 勗勉為奪取太原而戰

（新華社陝北二十日電）中共中央頃電賀晉中大捷，原電如下：

聶榮臻、薄一波、徐向前、滕代遠、蕭克、賀龍、李井泉、周士第諸同志及華北和晉綏人民解放軍全體同志們：

慶祝你們繼臨汾大捷之後，在晉中地區殲滅閻敵一個總部、五個軍部、九個師、兩個總隊及解放十一座縣城的偉大勝利。晉中戰役，在向前、士第兩同志直接指揮之下，由於全軍奮戰，人民擁護，後方努力生產支前，及各戰場的勝利配合，僅僅一個月中，獲得如此輝煌戰績，對於整個戰局幫助極大。現在我軍已臨太原城下，最後地結束閻錫山反動統治的時機業已到來。尚望你們繼續努力，再接再厲，為奪取太原，解放太原人民而戰！

中共中央委員會

一九四八年七月十九日

晉中我軍乘勝前進 收復榆次晉源兩城

（新華社晉中前綫二十日急電）晉中前綫人民解放軍冒雨前進，於十九、二十兩日，相繼收復太原市以南之榆次與晉源（即前太原縣城）兩座縣城，閻賊錫山老巢之太原省城，已完全處於人民解放軍包圍之中。我軍係於十九日解放太原市東南六十里、同蒲與正太兩鐵路連絡點之榆次城，守敵第八總隊於十八日夜乘雨向太原逃跑，被我埋伏部隊殲滅其一部，殘部正被我追擊中。太原市西南四十里之晉源城係於二十日晨為我軍佔領，守敵工兵團於十九日棄城逃走。至此，閻匪所佔城市僅餘太原市及其以北之忻縣兩座。

我軍在太原市南十五里 生俘閻匪六百餘名

△我綏蒙地方武裝殲敵七十餘▽

（新華社晉中前綫二十日電）人民解放軍某部於十七日在太原市南十五里之大小井峪，殲滅閻匪七十師殘部和保安八團留守處，生俘六百五十人，繳獲重機槍一挺、輕機槍十七挺、迫擊砲三門、小砲二十一門，步槍一百八十三支、衝鋒槍九支、山砲觀察鏡、瞄準鏡各一，及其他物資一部。

又訊：解放軍地方兵團一部於十六日晚攻克同蒲路上之中社據點（太原北五十多里）碉堡兩個，俘敵二十二人，傷四人，繳輕機槍二挺、輕砲五門、步槍十一支、飛雷筒一個。

又訊：解放軍地方兵團繼九日上午收復陽曲以上之大漢、東黃水、煙花池等敵據點後，又收復馬坡頭、柏井據點。

（本報訊）軍息：綏蒙地武某部於十三日襲擊大同孤山南二里之金盤莊，轉敵三十八團（由偽保警隊編成）三百餘人擊潰，俘敵四十六名，斃傷敵三十餘。繳獲騾十四，輕機槍一挺、步槍十四支、手槍一支、子彈一千六百七十一發、手榴彈四十六個、刺刀二把，破鐵路五里、橋二座。

平保前綫我軍發起攻勢 殲敵一個師部兩個團

攻克定興城及重要車站高碑店

（新華社平保前綫十九日電）平保前綫解放軍發起攻勢，於十七日上午一舉攻克北平、保定間的定興縣城，全殲守敵新二軍暫三十一師師部及其所屬的第二團團部和兩個營，第一團的一個營，生俘暫三十一師師長陳志平。同時攻克淶水以東的北義安，殲該師第二團的另一個營。十八日晨八時又攻克定興以南徐水以北的固城鎮，殲守敵暫三十一師第一團團部及其另一個營，同日晚十時攻克定興以北平保綫及其通淶水、易縣的聯接點重要車站高碑店，殲守敵一部，繳獲彈藥兩車皮及其他物資甚多。按高碑店北距北平八十餘公里。

忻縣八區峪子村一帶 閻賊統治下村村餓死人 我軍解放後發出救濟糧

（忻縣訊）六月下旬我軍解放八區峪子、太河、及陽曲境內的河莊等村後，民主政府撥米二千斤，解救飢餓綫上的同胞。還一帶地區去年前季大旱，後季早凍，加之閻匪無止境的攤款、要糧、抓兵（青壯年全部當了常備兵）、服勞役（替閻匪搬石頭，担沙担水，修碉堡，挖戰壕）、上操唱歌，一月時間誤去了大半，致使羣眾無力無暇從事耕作，大部村莊有三分之一或多半的耕地荒蕪。入春以來，大部人家沒有吃的，有的吃樹葉草根、地皮菜、苦菜、槐籽、粗糠為生，有的連粗糠也吃不上，村村有餓死的人。峪子村杜有名家有地三十多畝，去年打下五小斗粗糧，今年沒種一畝，本人打短受苦賺下的工錢，閻匪區鄉公所還向他要款要糧派飯，他家老小忍着餓肚子。她女人想採榆樹葉吃，可是低處的，人吃完了，樹梢的，小腳婦女探不到。女子八歲送到了婆家，婆家也是沒吃的。祖父今年二月餓死，祖母三月餓死。婆婆到了外甥閨女家。現在這個女人餓的打擺子，今年正月杜有名到石嶺關給閻匪修碉堡，走時拿上幾個糠窩窩，回來餓的口吐血。該村對面羊尾山上碉堡裏的匪軍，連吃水也是農民往上送。該村王二牛、杜舒全、杜貴全，都被逼的餓死了。黃林上餓死了孫虎虎等三人（有兩個未查明）。下社餓死趙三云、宋舒、杜潤老。河莊村餓死王西元；王玉牛貧病交加，餓死了老婆和外甥兒。西莊村有家姓王的，去年被閻匪強徵小麥三十石，川籮銀千餘斤，出工三百餘個，這次匪軍往黃寨潰退時，擄走全家老小共十一口人。還有一家姓趙的年時出小麥三十五石，雜銀二千斤，攤款一百元白洋，這次拉去四個兒子、兩個媳婦、兩個閨女、兩頭毛驢，剩下老漢餓的沒吃的。他說他現在是「人財兩空，毫無辦法」。六月二十日我軍向閻佔區挺進，解放上述各村，羣衆甚不敢實，他們說：「你們再遲來半個月，我們就沒活頭了。眼看麥子黃了吃不上，閻匪先鋒連把我們的麥地插了杆，日夜看着，沒了還得我們賠」。有些快餓死的人說：「你們再遲兩三天不來，我們就要餓死了」。據初步調查，大河村共有地十五頃五十多畝，現有六頃多荒蕪未種，我民主政府發出救濟糧後，並籌劃種籽，準備組織羣衆搶種，縮小荒地面積。

新解放後忻縣下社等村 群眾組織担架隊 轉運「救命恩人」

（忻縣訊）八區下社、田莊兩行政村獲得解放後，羣衆積極支援我軍。七月二日各村討論担架編組，直到深夜不倦。還愁沒有担架工具，臨時做怕趕不上，有的用門板代替，有的用木檁條綑子綁起來。當夜即組織起四十餘付担架，並連夜準備好乾糧（口糧不夠吃的由公家補助或在村裏調劑），次日派十五付出發，留下的在家生產，準備輪流替換。他們說：「給解放軍抬的眼也紅了，担架隊抬咱的救命恩人，可不能怠工」。一個婦女隊長說：閻匪軍傷了她們的心，不靠解放軍沒有活路。現在她正發動全村婦女募捐慰勞傷員。另外，我軍一戰士在老鄉鍋內發現五十元白洋，如數歸還原主，這一事實，立即傳到各村，羣衆一致讚揚解放軍紀律嚴明。（新垣）

我軍解放兗州之戰 生俘敵軍長霍守義

（新華社津浦前綫十九日電）解放兗州之役，蔣軍整十二軍中將軍長兼整十二師師長霍守義被我生俘，現已解抵解放軍前綫指揮所。他身穿暗綠色士兵制服，右手第四指負傷，已包紮公貼。同來者尚有霍妻及隨從共四人。據霍稱：十三日下午三時，解放軍控制城內大半地區，迫近霍之指揮所時，霍乃逃出小東關，當在城郊數里處被解放軍追獲。霍為東北吉林省人，現年五十一歲。其整十二軍所轄整十二師及整七十三師，七十三師因守濟南，十二師除分駐濟寧的一一二旅旅部及所屬三三九、三三六兩個團已突城逃竄外，其一一一旅，獨立旅及一一二旅之三三四團在兗州及曲阜兩役中完全被殲。

解放軍無堅不摧 燬敵長勝號鐵甲列車

（新華社冀北十九日電）（遲到）解放軍六月二十二日襲擊平綏路天鎮城北前進車站「長勝號」鐵甲列車，將該車敵指揮所及機砲車等重要部份全部炸燬。斃敵上尉中隊長馬永珍、中尉隊副韓玉林及三個分隊長以下三十四名。炸燬車上野砲一門，迫擊砲二門，平射砲一門，其他彈藥一部。按敵在平綏路共有鐵甲車四列，「長勝號」為其中最堅強者。

六專署緊急指示各縣區
領導群衆生產戰勝災荒

（六分區訊）一個多月以來，六分區各地普遍未落雨，目前寧武、靜樂，尤其是山地區已有部份山藥、豆子枯死，不少地區又發生風、雹、虫等災。代縣除二區外，普遍發現虫災，寧武有五個行政村，莞豆已被虫子吃光。崞、代平川有不少穀子幼苗已經出穗，玉茭子、高粱也卻枯萎，加之去年各縣普遍歉收，舊災未退，新災又成，羣衆都相當恐慌，產生了悲觀消極情緒。七月中旬，各地雖少許落了點雨，某些地區旱象可能一時減輕，但整個嚴重的災荒並未過去。爲戰勝荒旱威脅，六專署特於七月十四日向各縣區發出關於領導生產、戰勝災荒的緊急指示，號召各級領導機關及所有幹部緊急動員起來，用一切力量打破羣衆中的悲觀消極情緒，積極領導羣衆進行生產，戰勝災荒。該指示提出如下生產救災的具體辦法：

一、大量種秋菜、蕎麥和小日月糜穀

一、各縣高粱、玉茭地空隙中，應通過區村代表會，說服動員羣衆，下種秋菜或蕎麥，尤其是秋菜，高粱、玉茭地裏套菜，平川羣衆恐不習慣，應耐心說服羣衆，打破種菜不頂事的顧慮，然後以一戶一村定出具體計劃確實執行。秋菜種籽，各縣可自己籌備，或發動羣衆互借，在羣衆力不能逮時，由分區工商局設法收買一部。

二、各縣已荒之茬子地，不論數目大小，荒地原因，應立即發動羣衆設法搶種，如能種小日月糜穀更好，否則亦應全部種蕎麥和秋菜，爭取不要荒下地。

三、發動開發水利，疏泉，打井，增加水田，水田是渡過旱災增產穀物之重要基礎，目前正值農忙與支前之際，興修新渠河道，恐不可能，應大量恢復舊有水道、疏井、泉源，同時在可能條件下，適當改良各地舊有水規，使水不致浪費。並發動羣衆多開下濕地、攤錯地，廣種秋菜，以影響羣衆並增加收入。

關於以上幾種土地收穫之負担問題：（1）第一類與第三類土地所種之秋菜一律不徵公糧。（2）已荒茬子地所收穫穀物，如係災區，農會保存未分之土地或牌種逃亡戶之土地所收穫者，均免徵公糧，如係羣衆所留種晚田之地，因未落雨遲種影響產量者，可酌情減低徵收計徵。

二、發動群衆大量扣伏荒

扣伏荒，對明年生產關係甚大，據寧武報告，今年如果扣過伏荒，明年每畝至少增產一斗糧，且顆粒肥大，因而領導上必須有組織的，有計劃的大量發動羣衆扣伏荒，同時必須注意解決以下幾個問題：

一、地權問題：荒地中如地權未經確定者，各縣可根據具體情況，訂出具體辦法。土地已經確定者，應保證穀物收穫權，亦可將荒地適當分開；土地未分配地區，而荒地地權未確定者，應保證穀物收穫權或一年以上耕種權，將來分地時盡可能分給原開地人耕種。

二、口糧問題：解決口糧主要靠羣衆自己，打破依靠公家思想，但領導上應注意組織和發動羣衆互助互借，並保證有借有還，不可放任不管，貧苦羣衆無力解決時，由工商局銀行發放一部貸款，或從各村農會果實中進行調劑。

三、牲畜問題：忻縣、寧武、崞縣邊沿區一帶尤應特別注意，解決辦法：（1）發動羣衆變工互助，朋夥耕田，窮村照顧窮村，好村照顧災村。（2）領導上應組織縣區互相調劑，但必須澈底發動羣衆依照羣衆自願，並保證雙方兩利，反對强迫命令的作風。（3）及時注意保護耕畜，嚴禁宰殺，並發動羣衆有組織的從外購買牲畜，在牲畜過缺地區，可禁止出口，以保證扣荒勝利完成。

三、加緊夏鋤

夏鋤中最主要的問題是解決口糧，組織變工，尤應注意夏鋤和支前工作的結合，並照顧支前羣衆的家庭生產。同時廣泛發動婦女兒童參加鋤草，說服幹部女人帶頭或召開婦女大會，進行動員，務須掌握節令，完成夏鋤任務。在組織夏鋤中，領導上應充分估計夏鋤中可能遇到的其他困難，及時研究解決，並多報導。反對認爲羣衆自己會生產不需要領導和組織的放任現象。

四、節約備荒和副業生產

節約工作應很好提倡，根據各地災荒情況，通過村代表會，讓羣衆自己討論出具體的節約辦法，訂出計劃，教育羣衆[illegible]節約，反對大吃大喝的現象，同時教育和監督各地主富農[illegible]使其生產，不准浪費，[illegible]訂出一定的紀律。並廣泛發動羣衆採集野菜，及可吃的野草，組織婦女兒童變工劃圈，各家訂出具體計劃，並通過代表會實行一定的檢查制度。與節約備荒同時，更重要的是組織進行副業生產，提出「靠山吃山，靠河吃河」，生產是渡過災荒克服困難的可靠保證，各縣之藥材、燒炭，代縣之紙廠，以及各地的紡織等等，都必須加以恢復和整理。此外民間的各種副業生產，亦應加以提倡和幫助，副業生產主要應發動羣衆自己去搞，必要時可和各地工商局商妥貸款，如能由各地合作社貸款更好。羣衆如自願，可組織合作社形式，勞資兩利，以進行副業生產。

保德馮家川群衆
歸還夏田貸籽

（保德訊）四區馮家川夏收後，羣衆歸還夏田貸籽。今春，工商局貸給該村一石多夏田種籽，這次縣上決定各村夏收後收回貸出的夏田種籽後，該村就開羣衆會討論，會上，幹部給大家說明歸還貸籽意義，並發動羣衆自己多保存夏田種籽，根據今年種夏田接荒半年口糧的經驗，說明保存足夠的種籽，明年多種夏田的重要。在討論中有的人說：「有借有還，再借不難。要吃靠勞動，不能吃種籽，把種籽吃了，明年想種也不能了！」這樣討論清楚後，除殘病老漢馮有足借的四升草麥籽還不起外，其餘借了種籽的人，都自動全部歸還。（劉忠文、武海忠）

崞縣西鎮村

在代表會領導下
抽空開成水渠兩道

預計可澆地三十頃增產百分之四十

（崞縣訊）一區西鎮自然村緊靠十八村水地，每年春秋雨季，水地村均有餘水空流，目前夏收完畢，頭鋤已罷，代表會乘此空隙，領導羣衆動工開渠。開渠辦法由羣衆大會討論決定，分開地段，由羣衆自願參加，每挖一方丈爲一個工（如不分開地段，羣衆叫「熬陽婆」，會做成「游工」，總三天完成，十天也完不成），一個好勞動力每天可做四個工，每個工賺米三升，秋後由澆地戶按所澆地畝均攤付給。爲了解決目下口糧困難，每個工先給麥子半升，頂一升高粱（麥子暫由農會保存地內所產麥子借出，以後歸還）。

本月十日開始動工後，每天平均有一百餘人參加。第一道渠由沙城村的「後支渠」開口，直至村跟西北角，渠身長三里半，渠口寬七尺，稍尾寬五尺、深二尺；準備開七道支渠，開後，可澆地十四、五頃，約費工七百多個。第二道渠從「石封溝」經村西至西北角與上渠會合，亦有三里來長；開後可澆地十三、四頃，要工約三百多個（因此渠有一段一里長的舊渠路，較省工，且比上渠較窄，支渠也少）。至十三日止，兩老渠均已竣工，共費工不足一千個。現正動工開支渠，估計一天（約一百多工）即可開好。以上兩渠，均是使用水地村餘水，在春秋兩季澆地，夏天[illegible]地三十頃，估計每畝最少可增產粗糧一斗，按該村每畝平均通產二斗二升（最高五斗、最低五升）計算，平均可增產百分之四十到五十，而且夏田會普遍增加。另外，還準備開村南舊渠，該渠經代表們測量，需兩千四百多工（因河裏要打一個壩），頗費工，如開了，亦可澆地十四、五頃，不過此渠春秋兩季[illegible]，全村大部土地均可得灌溉。（耀嵐）

臨縣馬家灣自然村

封建富農楊茂山
播弄是非盜賣果實

村代表領導羣衆進行鬥爭後
交由行政村代表會處理

（臨縣訊）四區第八堡行政村屬馬家灣自然村封建富農楊茂山，整天吸大烟，不想勞動，土改中除徵收了他的土多餘部份外，尙有土地六十餘畝，但到現在還有二十餘畝未種過；在村中還挑撥是非，在退伍軍人老趙面前說郭含榮對老趙有意見，又在郭含榮面前說老趙罵郭含榮，弄得老趙與郭含榮幾乎打起來；最近楊某竟把農會封存的果實偷賣了三百五十斤，並將農會接收下的窖洞未通過代表就私自搬進去住。楊某的行爲激起羣衆的憤恨，貧農張毛孩說：「這還了得！這些人不制度一下他們還要反啦，再過幾天還要把咱分到的東西也要回去啦！」該村代表即於本月十四日，領導羣衆開會，會上羣衆將楊某所作壞事一一揭露，並叫他澈底坦白，承認錯誤，討保寫悔過書，並要他將偷賣了的炭全部補償農會（按價補麥子一斗），未經農會允許私自住農會的窖洞，要處罰等等。最後代表馬守孝提議說：「楊茂山的這件事可以交給咱行政村代表會處理，把他的事實叫咱全行政村的人都知道，一方面能提高咱全行政村羣衆的認識，體驗認眞的監視地主富農的活動，另一方面對其他地主富農也是個教育。」大家一致同意這個意見，第二天即將楊茂山送交行政村代表會。代表會趁第八堡羣衆，就叫楊某將所作事實，向所有羣衆的人澈底進行了坦白，代表會並號召各村羣衆監視地主封建富農非法活動，認眞監督他們生產。（冰向）

右玉二區各村

大批婦女參加鋤田

（新華社綏蒙電）右玉二區共四個行政村四十二個自然村，有一千九百卄八個婦女勞動力參加鋤田。高家堡、莊窩披兩行政村，往年婦女不鋤田，多數不會使小鋤，只能用手間苗，今年上地鋤小苗的，約有百分之七十。全區截至七月十日，全區十三萬一千七百八十二畝青苗，除部分夏田與小糜黍外，大日月莊稼頭遍已經鋤遍，許多村莊二鋤也開始了。如火燒寨自然村去年種地六千三百九十七畝，今年光大日月卄稼就種三千三百九十六畝，現在尚有七百多畝糜黍麥因缺開倘未下種，耕地面積擴大了。夏鋤勞動力很缺乏，婦女參加鋤田便非常需要。全村八十五個婦女，除不能勞動的外，有五十六個婦女上地鋤田，每人每天能鋤五、六分地。鋤小苗時，婦女們頂了大事，她們鋤過的田禾要佔三分之一還多。畜寶卯的老婆和她的兩個媳婦，從開鋤到現在，婆婆在家裏煮午飯，下午婆媳三人一同去鋤，婦女孫三女成爲家裏鋤田的主力，她一人就鋤了二十餘畝小苗。（辛發月）

簡訊

五寨二區老牛坡代表周滿羊，組織羣衆變工夏鋤，當有十二戶自願組織起四個組，男人鋤地，女人間苗，不多天就將頭遍莊稼鋤過了。七月四日下午落了四寸雨，他又發動大家趕鋤第二遍，保證全村今年不荒一畝青苗。同時又抽出六人趕六輛大車到偏關跑運輸，十三天可以掙回，估計能賺一石多糜子，解決口糧困難。（楊成奐）

生產常識

怎樣使葫蘆（瓜）不羞？

耀・嵐・

普通種的葫蘆（瓜），在結下第一個瓜以後，再結下的就被第一個葫蘆（瓜）拉的羞了，據老農談：要使葫蘆（瓜）不羞，應注意：

（一）不要留根葫蘆（瓜），第一個結下的葫蘆等長到碗口大小後，即可摘的吃了，因爲根葫蘆長不大。

（二）留下葫蘆後，串出去的蔓子，要壓的深深的，磁磁（結實）的，愈深愈磁愈好。這樣，留的葫蘆就會結大，這個葫蘆長大後，蔓子又串出來，在蔓子底下再細點壓，結下第二個葫蘆就不會羞，而且還能和第一個葫蘆同樣長的大。一般說葫蘆要壓的深，因爲深了地氣涼，太陽曬不進去，就不容易羞。

（三）葫蘆多澆（匍）幾遍，葉子厚。

（四）重茬（每年種）好吃，一塊地年年種葫蘆，越年長越好吃。

哈市召開青年學生大會
聲討蔣傅匪屠殺學生罪行

朱其文市長講話：有蔣介石的統治就沒有青年的幸福，東北青年要向蔣賊討還血債！

（新華社東北十九日電）北平「七、五」慘案消息傳來後，哈爾濱全市大中學生對蔣傅匪幫屠殺東北同學的暴行無不悲憤填胸，羣情激昂。該市學聯與毛澤東青年團於十三日聯合召開全市青年學生大會，聲討蔣匪屠殺東北學生罪行。到會有哈市六個中學及工人中學、東北科學院、行知師範、青年幹部學校、財經幹部學校、郵電學校等校學生及各工廠青年工人職員等共八千餘人。大會主席哈市第一中學學生代表范桂森報告「七、五」事件經過後，提出全哈學生應加緊工作、學習，誓為「七、五」死難同學復仇。大會繼邀請朱其文市長講話。他痛直指出：二十年來東北人民的災難與蔣介石是分不開的。蔣介石一貫對待東北人民如「化外之民」，歧視、排斥、出賣以至屠殺。二十年的歷史證明：有蔣介石統治存在，就不會有青年的民主、自由、幸福的生活。此次數千東北學生在蔣介石欺騙脅誘下，由長吉而瀋陽，由瀋陽而北平，輾轉流離，到處受迫害，最後竟遭受慘殺。這是東北人民的損失，東北青年應為他們復仇，向蔣介石討還血債。東北解放區歡迎蔣區同學來解放區學習和工作，共同打倒蔣介石，建設新東北。朱市長講話後，繼由新自蔣區逃來哈市，現在東北科學院與青年幹部學校學習的陳光瑞、劉國瑄等同學報告，他們控訴親身遭受東北蔣政府當局對青年學生欺騙、迫害的實際情況，引起會場學生不可遏止的憤怒。「打到南京去！活捉蔣介石！」「打倒蔣介石！建立新中國！」的口號聲經久不息。大會最後通電全國青年學生，宣稱：「蔣介石匪幫曾使東北同學遭受了十四年的殖民地生活，現在又勾結美帝國主義，以美國子彈屠殺東北學生。我們要堅決起來，和蔣介石匪幫抗爭到底！「七、五」慘案的鮮血不能白流，這血債一定要劊子手蔣介石、傅作義來償還！我們東北解放區的同學，誓以實際行動，堅決支持你們的反迫害鬥爭，直到爭取最後的勝利！」

負傷堅持領導工作 激勵全連英勇戰鬥
模範政幹李昌從受到嘉獎

（新華社豫東前綫十九日電）解放軍某部頃嘉獎在開封、豫東兩次戰役中模範政工幹部四連政治指導員李昌從。李在開封戰役中頭部及腿部負傷，但當該連連長犧牲、副連長負傷時，他即担任領導全連的工作。戰鬥告一段落，立即在戰地清理武器，整理組織，召開會議，準備繼續戰鬥。在緊急的連續的行軍中，他的腿已腫起來了，但仍不斷地進行動員解釋工作。並以眼前所見老百姓遭受蔣匪軍的災害教育戰士，所以該連始終保持着高漲的戰鬥情緒。緊接着開封戰役，該連又投入豫東睢（縣）杞（縣）阻擊戰，阻擊東援區壽年兵團之際邱清泉兵團，這時李昌從的傷口發炎流膿，不能吃飯。但他僅在後方休息了半天，就又奔上火綫。七月一日，該連新任連長在戰鬥中又犧牲了，李昌從即跑遍陣地，在工事裏唸黨報給戰士們聽，傳達黨委紀念「七一」的口號，他說：「共產黨生來就是為人民戰鬥的！革命戰士們的流血犧牲，都是為了人民！」他號召全連黨員，要以頑強不屈，英勇作戰的精神來紀念黨的生日，為連長及犧牲戰士復仇！七月二日，敵整五軍為急於東援，以優勢兵力向該連陣地進攻，該連戰士不斷予敵殺傷。激戰至黃昏，一班只剩下四個戰士，二班剩下六個戰士，李昌從就在戰地上把兩個班合併起來，以二班長王季春任班長，繼續與敵作戰。他對王季春殷懇而熱情的說：「記着，你是共產黨員，在戰鬥最緊急的時候，必須堅決完成任務。」當全連戰士們的子彈快打完的時候，李昌從即下令：「把沒有子彈的機槍拉下去，每個人上好刺刀，把敵人消滅在陣地前沿！」戰士們在他的英勇不怕犧牲的感召下，都熱烈的一致響應說：「對！我們要堅守陣地，決不後退一步！」他們一直堅持到接到上級調防休息的命令時止。該連在接到命令後立即召開班務會，要求給與繼續戰鬥的任務。

歐洲各國兄弟黨 電慰托格里亞蒂

（新華社陝北十九日電）塔斯社報導：謀殺意共領袖托格里亞蒂罪惡陰謀的消息，在歐洲各國勞動人民與民主人士中間引起了極大的憤怒，法共中央、法國總工會中央局、捷共中央、羅馬尼亞工人黨中央、波蘭工人黨中央、波蘭社會黨中央，均致電意共中央委員會表示慰問。法共中央慰問電稱：法國一切勞動人民，我們一切關心法國前途的同胞，問候托格里亞蒂。法國勞動人民認為，對托格里亞蒂生命所施的卑劣陰謀，是帝國主義戰爭販子及其走卒陰謀的結果。對托格里亞蒂生命所施的可鄙陰謀，只會加強廣大羣衆的堅定決心，堅定他們為國家獨立、為民主與和平而鬥爭的意志。電文由多列士、杜克洛、摩雷斯和加香代表法共簽字。

豫東我軍 收復杞縣

（新華社豫東前綫十九日電）遲到消息：解放軍六日晚收復杞縣城，殲敵整五師二百旅五九九團一部。計斃傷敵二百餘名，生俘敵五十五名。繳獲輕機槍六挺，步槍四十五支，彈藥一部。又：在戰鬥中，該敵第一營第一連班長、士兵兩人攜帶湯姆槍一挺向我投誠。

一年來華東榮軍工作概況

華東黨、政、軍機關去年四月發出「加強優待榮軍工作的決定」及「統一和加強華東榮譽軍人工作決定」後，一年來榮軍工作獲得很大成績。

第一、建立了華東榮譽軍人總管理局、華東榮譽軍人總校及十個榮管分局、辦事處，十九個榮校，休養院、教養院、教導團及部份地區的政府和榮譽軍人優待科和各地榮譽軍人小組等榮軍工作組織。在工作中，貫徹了儘量由榮譽軍人自己管理、教育自己的辦法。目前工作人員中，百分之九十是榮譽軍人。

第二、使榮譽軍人在傷癒後獲得很好的休養和保障。去年蔣軍向山東進行重點進攻時，各榮校主動地大規模地轉移至安全地帶，在最困難時則實行「依靠羣衆，就地分散堅持」。他們雖然行動不便，語言不很相通，但因軍民關係好，故在敵人進攻中毫無損傷。在分散備戰中，他們幫助羣衆生產，掩護羣衆轉移，教練民兵，站崗放哨，參加戰鬥，破獲特務，進行宣傳和堅持學習。

第三、動員身體已恢復健康的榮譽軍人重上前綫，充實部隊或參加後方工作，在一年中有一萬五千人。其中有許多經過戰鬥考驗和學習的老戰士和幹部，在部隊中起了骨幹作用。例如王京堂原在榮校任事務長，到了前方當了連長，並在海陽戰鬥中當了戰鬥英雄。

第四、執行精簡、節約、清理資財三大方案，自動降低生活水平，熱烈獻金、獻物支援前綫；部份學校積極實行自運糧草、自磨糧食和生產節約。八榮校在一次行軍中即打柴六十三萬餘斤。七榮校一大隊紡線賺錢三百八十餘萬元，並清理出大批機關資財。

第五、加強軍民團結，保持和發揚了革命軍人為人民服務的光榮傳統。他們在「會什麼幫什麼」及「羣衆要什麼幫什麼」的口號下，幫助羣衆生產，九個榮校共收割一萬四千六百畝，担水六十六萬七千担，川糞、倒糞四十八萬七千八百担又五萬二千車。兩耳失聰的姜學文同志幫助羣衆磨剪刀一百九十一把，四個榮校為羣衆泥房子一萬四千九百二十三間。同時，他們又節約民力，賠償羣衆損失和加強軍民聯系。五榮校從用民工一百八十五人當炊事員，去年全部由榮軍同志担任。七榮校用演講、開會方式宣傳了二百二十四次，總計有八萬羣衆參加。

第六、提高了榮軍的學習情緒和政治、文化水平。克服了少數榮譽軍人的悲觀失望、自高自大和享樂觀點，提高了他們的階級覺悟和革命積極性，一般地消滅了文盲。四榮校一中隊文盲只剩百分之五，三榮校一千零九十八個原不識字的榮軍，現能認字七百至二千八百的有一百二十七人，能寫應用文、便條的有九百七十一人。榮譽軍人都把大部份的殘廢金用之於買書買筆等上面。

一年來的華東榮軍工作由於執行了集中管理教育，分別量才使用的正確方針，因而獲得以上的許多成績。但是由於一年來經常處於戰局緊張轉移行動中；又因為榮軍工作還是一個新的工作，經驗不足，有些幹部對榮軍工作的認識不足，工作上還有些缺點，因此榮軍工作還有急待改進的地方。目前戰爭形勢迅速開展，大部榮校已集中和檢查總結了過去一年的工作，已獲得了更多的經驗。榮軍工作更迫切需要加強。華東局和華東榮委會現已決定加強榮軍教育，培養榮軍成為各種建設人材。華東榮軍總校並正舉行華東第一次榮軍大會，討論如何貫澈華東局和榮委會的決定。

日本工運 急速前進中

（新華社陝北十九日電）塔斯社東京十二日電引東京報紙消息稱：日本的勞工運動正急速前進中。「全國產業勞動組合聯合會」決定領導與公務員工會及市政人員工會共同進行的聯合鬥爭，證明在日本已存在建立勞動民統一戰綫的趨勢。最近抗議煤礦出事的礦工會已發出警告稱：除非勞工安全設施得到改善，否則即將採取對策。擁有會員八萬的絲業工人工會聯合會，要求「中央勞工問題委員會」進行調解關於增資要求的問題。青森縣的鐵道工人，現正準備罷工。「東京民報」預言：即將到來的「工人攻勢」將是一個廣泛的、有力的及持久的攻勢。」時事新報也警告承認，職工會現均較三月份時強大得多。據協同社訊：日首相蘆田均最近揚言，政府將採取「有力措施」以對付職工會的攻勢。按：在日本投降時，全日職工會會員只有四十五萬人，至一九四六年初增至二百餘萬人，同年年底突增至四百四十五萬人。一九四七年五月，日本已有一萬九千個職工會，團結了五百五十萬工人，其中半數是左翼職工組織——全國產業勞動組合聯合會的會員。又據麥克阿瑟總部於六月二十八日統計：在目前包括地方工會在內之日本勞工團體數達三萬，共擁有六百五十萬名會員。

（新華社陝北十九日電）塔斯社東京訊：自十一日起，蘆田政府已將人民主要食物如大米、小麥、大麥、洋芋及大豆等之價格，平均提高百分之五十至一百。據「日本經濟」稱：日本工人階級對必需品價格之上漲深表憤慨。日本「全國產業勞動組合聯合會」主席聽濤克巳會見蘆田首相，抨擊政府在預算問題獲得成議以前，即與若干商人製定改進物價的計劃，並且未將此問題提交議會即行提高物價。

大汶口附近戰鬥經過

（新華社津浦前綫十九日電）前綫記者報導解放軍在大汶口附近殲敵一個旅兩個團的經過稱：當解放軍圍攻兗州後，蔣介石與劉峙即令濟南蔣軍王耀武糾集其新恢復的整九十六軍（轄整八十四師之一五五旅、一六一旅與整二師之二一一旅、二一三旅）四個旅兵力，由該軍軍長兼八十四師師長著名偽軍首領吳逆化文率領自濟南南援。沿途緩步爬行，自濟南以南的張夏車站到泰安僅八十餘里，足足爬行十天之久。十一日該匪竄佔泰安城，並繼續南犯至大汶口地區。到十三日黃昏解放軍攻克兗州，全殲守敵後，吳匪立即回頭向北鼠竄。我軍當連夜冒雨猛追，將未及逃出之敵一六一旅全部，一五五旅兩個團及二一一旅一部，分別包圍在大汶口南北地區，激戰至十五日晚九時，將所有被圍之敵全部殲滅。按：原整九六軍轄整四五師二一一旅、二一二旅及整二師五七旅，二一三旅等四個旅。四月中濰縣之役，該軍軍部兼整四五師師部及二一二旅全部被殲，軍長兼師長陳金城被俘，餘部因駐守青島、濟南，得以倖免。最近在濟南重組，與整八四師湊合，恢復整九六軍番號。

國際簡訊

據中央社六月三日的漢城電訊，透露出美帝在南鮮製造傀儡政府的全部程序及其目的；按照此「程序」，南鮮偽「國會」訂於八月十四日制定憲法，於九月十五日成立政府，以便可在九月二十一日聯大在巴黎開會之前成立一事實上之政府」，企圖獲得聯大之認可。

各地越盟軍 積極襲擊法軍

（新華社陝北十八日電）各方報導：越盟軍於七月上半月在許多地區積極襲擊敵軍。東京方面之紅河三角洲，越盟軍襲擊法軍的孤立據點。由河內開往海防的火車，在河內與嘉林（河內至海防鐵路綫第一站）之間，為越盟軍安置於軌道上的地雷炸中，一輛火車頭和五輛火車出軌。同時，河內亦曾遭兩小隊越盟軍之襲擊。在交趾支那方面，越盟軍曾攻擊西貢之法軍「防衛哨」，並焚毀西貢橡皮園一部，據法國官方估計：法方損失百萬美元。在西貢周圍之邊和等四個地區，法越軍隊進行過小規模戰事。在安南方面，順化外圍發生激烈衝突，東坳守敵曾被越盟軍攻擊。越盟軍同時活躍於東埔寨地區。

（新華社陝北十八日電）據塔斯社上海九日電：越盟新聞處頃公佈越盟軍第三軍區司令部所發表之軍事公報稱：過去四個月中，該地區擊斃法軍九百七十九人，擊沉敵軍江輪兩艘，破壞火車車廂二十輛，卡車十八輛。烏寨與烏梅游擊隊，在鴻元地區（按上述三地均係譯音）破壞敵坦克車三輛，野砲五門，並使火車出軌；游擊活動的結果，擊斃法軍兩百餘人。

「打到太原去，活捉閻錫山！」

勝利消息到處傳

一個勝利緊接一個勝利！勝利喜訊在邊區各界到處沸騰起狂歡和歌聲。「參軍參戰，上前綫去！」「打到太原去，活捉閻錫山！」「趙承綬把晉西北老百姓害的多慘苦，把他拿來就好啦！」這是晉中前綫人民解放軍，殲滅閻匪五個軍師，九個整師，活捉匪第七集團軍總司令趙承綬，解放縣城十一座的勝利消息，當從收音機、電話、捷報、人人奔告、村村相傳中傳揚開來的時候，記者由每一聚攏的人羣裏，所聽到的議論和呼聲。

趙家川口一羣集歸來老漢，急急向回走時，未等我開口，他就先報捷：「同志！了不得！了不得！逮住趙承綬啦，兵敗眞是如山倒哪，連閻錫山的總司令都逃不出咱老百姓的手！」因爲極度歡欣，他眼泛淚花的敍說着興奮的情緒：「人樂的跟那年不差甚（指日本投降），看那作買賣的、趕集的、都怕聽不見，直往黑板報前擠，我踮起腳跟是看不見，人一陣來啦，一陣走啦，喊的、唸的，我一聽捉住趙承綬，就歡歡歡往回走，怕村裏不知道喔！……」他且走且說，生怕消息漏報在別人後面似的。

十七日下午，興縣一區舉行着婦女代表會議，高家村、蔡家崖正熱烈召開行政村代表委員會，和全體黨員大會，勝利消息一傳到，看！人們那股勁，嗨呀、嗨呀、呼喊呀！傳告者雖已經連說幾次，可是聽衆彷彿百聽不厭，仍叫着：「再說一遍！」於是，討論會變成了慶祝會，慶祝會變成了動員會！人們把主題，立刻轉移到當前的緊急工作任務。如何動員青壯年參軍參戰，集中一切人力物力支援前綫的問題上。蘇嶺廉村長說，爲支前他們已經集中好鞋，六百雙軍鞋。

加緊工作、學習，迎接勝利

勝利的消息召喚着邊區各機關、團體的同志們，以加緊改造提高思想，加倍的發揮工作效率，完成當前工作任務，來配合前綫殺敵進軍，迎接勝利。邊區武委會一同志說：「我們的工作往往落在形勢要求的後面，需要加緊工作，把民兵軍事組織健全整頓起來，動員參軍參戰，支援前綫。」他們正召開各分區和部份縣武委會主任聯席會，總結內地建設民兵與邊緣區對敵鬥爭的經驗。一地委非對的幹部學校全體同學，完全爲愉快的消息所轟動了，從山腰上、住窰內，像飛也似的，到處跳動着人羣，及他們相互談論着戰爭迅速勝利的原因，及如

仇恨就是力量

柳樹落下，趙士忠等幾個傷癒後重返前綫殺敵的同志，想涼時談起前綫我軍士氣旺盛，一出擊便打勝仗的原因時，他說了，除人民的支援，英明的指揮，強大的裝備，那就是每個人都有每個人對敵人的仇恨，仇恨成爲無堅不摧的力量的源泉。他是交城人，家中有老父老母和一個妹妹，父親因他參加解放軍，被閻匪特丁組抓去活活拷死，母親妹妹逃到閻家中，而舅舅不久又在「自白轉生」中，一同和村中十三個人活埋在亂屍坟中，那是後來從難民口中聽到的。——眞把他氣瘋了，「就是你們殺了俺老人呀！」一次奮勇向敵衝鋒時，溧部受了傷，現在傷好了，重上前綫去。母親、妹妹和姨姨，目下是活着呢？還是死了呢？他絲毫不曉得。他仰起那雙燃燒着怒火的眼睛，低沉的向我說：「你說這還，怨仇該報吧？爲了還，我要加油去打仗，捉住閻錫山，定剝他的皮！」在他的旁邊坐着一個姓白的排長，是在忻縣所月村戰鬥中帶花的，他講了忻州附近所有村莊的糧食都被閻匪搶光了，村村都有被亂棒打死的人，燒毀、打壞的房屋和傢具，老百姓成羣成羣的向解放區，民主政府全安置了他們。他說：「在前方，戰士們都親眼看見了閻錫山怎樣殺人，毛主席如何教人，誰都知道，所以大家都願打、愛打、勇敢打，每打一次仗，就教活好多老百姓！」在偉大人類的愛、恨之下，人民戰爭勝利了。現在爲給人民殺敵立功，他們一羣正追趕前綫部隊去。

一切血債我們全記得

紀甫

蔡家崖、石嶺子、興縣城關等地，到處氾濫着羣衆的憤議，到處進行着對閻錫山、趙承綬的憤怒的控訴。人們聽到活捉住趙承綬後，他回憶起九年前，他賣國投敵、勾結日軍、進攻八路軍，和蹂躪、屠殺、姦等晉西北人民的種種罪行來。一地委幹部學校學員張金鎖，嵐縣人，從前是決死隊員，他舉親身經歷的戰例，說明趙匪配合日軍進攻八路軍的事實：三八年二月間，日軍大舉進攻嵐縣，一二〇師在明家莊、駱駝峁一帶正猛烈阻擊敵人時，趙承綬的騎一軍，未經絲毫抵抗，便放棄十字河、界邱陣地，讓開口子，把日軍放進來，並配合日軍包圍追擊我軍，他的偵察排長設犧牲在這次戰鬥裏。又次，敵人進攻嵐縣，三五九旅在北門梁上同敵血戰，趙承綬的部隊按着預先同敵人的聯絡，却從我軍屁股後面打起來。「趙承綬是賣國投敵的戰犯，應受到人民的審判。」他再三重申着他個意見。李家溝烈士李景寧的母親，用袖子不斷擦着簌簌落落的眼淚，抽抽噎噎的訴說：「提起趙承綬，我氣的心直抖索，是他殺死了咪孩子……」停停又說：「同志呀，把他提來，讓我刮他的骨石……」——

圍着油燈，蔡家崖邊國正等十多個老人，一齊憶起九年前趙承綬住在他們村莊時，他們親自耳聞目睹的趙匪罪行：那傢伙生個大胖子，闊眉眼、猴嘴，當路跟打窩他搭一綫擁擠。他興縣大川裏了哭，拉差、抓兵、刁搶、強姦……人們把毛驢賣光了，年青的跑到山裏了，腦披不落，家家緊閉大門，路上就斷行人了，和害了傷寒一般，一道川死淹淹了。攤欵攤錢更是數不完。他們白天是隊伍，黑夜是土匪，娘關南山一老和尙，五塊白洋叫刁走，還被打死廟裏邊。兩個臨縣商人帶欵路經賀溝門前時，人被閻匪打死，車子、錢物被搶完。最令人髮指的，是在興縣五區西任家里的屠殺：七月間的一天晚上，閻匪闖入任所義家中，舉刀封金錢，匪徒們一氣把任所義，和他的附親、妻子、女子、兒媳等用槍打死，一家七口人，除兩個兒子未在家幸免於死外，就被殺害了五口，房院全流滿了血。二區余家岔一個姓楊的，妻子被閻匪霸姦了好幾個月，後來他去尋找，不惟妻子未找回，還被趙匪追到家裏把他殺死。至於被刁了東西、挨打、抓走了人的，更是無法計算。圪塔坡官石窯老漢，只因交的軍草中有一把濕的，便被吊在房簷下被拷打的皮破肉爛……所有這一切血債，我們全記得！

「走！上前綫去！」

血債要用血來還！「參軍參戰去！」「打到太原活捉閻錫山！」在勝利鼓舞下，成百成千的幹部、翻身農民爲着復仇、保衛果實，正把這響亮的口號，變成偉大的運動。新任二區民兵副大隊長李喜定同志，是青年民兵英雄，他打過日本鬼子，隨參戰到河西鏹過偉作戰，軍，蔣保衛軍，還次他希望組織再允許他參戰下太原，他說，全區決定，馬上要組建一個六、七十人的民兵大隊，準備隨時聽令上前綫。一地委幹部學校，許多同志不等上級號召，就自動報名參軍參戰，到新區工作，郭英懷、劉鐵且、白銀桂、高步陞等一、二十人，聽到活捉趙承綬消息不久，就報名要求參戰上前綫，嵐縣四區區農會委員郭翻虎同志報名參軍說：「走，參軍去，給人民打天下去！」

痛苦與熱望

——記閻匪統治下的韓岩人民——

蘇永善

韓岩村是忻城正南一個三四百戶的大村莊，在閻匪「兵農合一」「催糧抓丁」「自白轉生」的蹂躪下，人民過着黑暗的、無衣無食的悲慘生活。房子被拆毀，修了碉台、工事，家家房倒炕塌，挖地三尺，被搶劫一光，苛捐雜稅層出不窮，每兩銀糧要麥子三石八斗二（變賴糧四合一）。五斤老漢的婆姨因要糧被打的死去活來。全村從去年到今年，被逼迫而逃走的達二百餘戶，被抓去修工，餓死及「自白轉生」亂棒打死的有三十多人，現在全村不到一百戶人家。李全子、李貴全弟兄兩個說是「偽裝分子」被亂棍打得血肉飛濺。小學教員逃到韓家溝村，也被抓回來拿亂棒打死在村外。劉金中餓的頭昏眼花，幾天沒吃飯，被閻匪抓去做工，在飢餓與毒打下，不幾天便死了，家裏留下他女人無法生活。

人們在痛苦的生活中是如何地熱望着解放軍去解救他們啊！六月二十七日晚，當我軍消滅麻會敵人的時候，韓岩村的人們是多麼高興啊：老漢、婆姨、娃娃們都唸道着：「救命的恩人還可盼來了！」從被革掩沒了的破落院子裏跑到戰士們跟前，一個六七十歲的老太太見了我們就說：「你們是老百姓的活神聖，救了我兒的命。我兒到黃崇備小攤，閻錫山就把我娃抓去，說是有「偽裝」嫌疑把娃娃打的死去活來，眼巴巴要命，幸虧咱的隊伍打來，吓的孫子們手忙足亂，顧不下了，孩兒昨天才偷跑回來！」一位六十三歲柱着拐杖的老漢，看見我們，他高興的連忙跑出來說道：「你們來了，老百姓早就盼上你們了！」他連忙舉起拐杖來指向瓦礫倒塌的房子說：「看！這叫人怎活？閻賊燒的甚也沒了！」他又轉身指着滿是一人多高的草地說：「男人都抓了兵，女人、老漢、娃娃往死餓，親人們，你想，老百姓實在還能活嗎？吃粗糠也沒有，我的兩個姊、弟被亂棒打死在村西，我那時還不敢哭一聲。」說着他的兩隻紅潤的眼睛流出了淚。接着他又興奮地說：「你們來了，我心裏可高興啦！」

傷員的「乾爹」和「乾媽」

任重捷

邊富且老倆口，今年六月間一連接到三封從遠方部隊裏寄來的信；除老趙那封，叫他們大哥大嫂外，其餘兩封——高殿華和李三元寫的，都開頭稱他們爲「乾爹」、「乾媽」，說的話和自己親人一模一樣：「好好勞動吧！我把你老們當成自己的老子娘，時常在惦念」，「現在我的傷全好了，已歸隊上前綫打頑固去了」。不隔幾天後，四個青年戰士，都換成新嶄嶄的軍裝，挎着槍，揹的背包，一個個養好了傷，吃的紅光滿面，出了醫院，就先來訊了他們。初一見面，乾爹呀，乾媽呀，叫個不完，緊握住邊富且的手，表示着最大的熱愛。

提起邊富且夫婦倆對解放軍傷員的熱情愛護，也確使人感到無限敬重。[illegible]他家院裏休養，躺在炕上，渙一個的自己翻身的，有的快不懂人事了，邊富且和老婆，日日夜夜，忘記了自身的疲勞，辛勤地一個一個地服侍着，給喂水、喂飯、端屎、倒尿……整整四十多天。開頭七八天，他們看到傷員有的昏迷不醒，有的呻吟叫喚，黑間就睡不下去，不一看得那個傷員，牙關咬緊了，喉嚨乾到說不上話時，便急忙用調羹舀上開水，一滴一滴給慢慢飲些進去，就這樣常常一整夜一整夜，生火、滾水、飲水，直把眼睛熬得像膠鍋一般。老漢乏得再不能支持，在病房裏打個盹，就又很快地醒來。有些傷員只能吃點雞蛋，也同樣非喂不成，其時吃，其時叫老婆婆生了火，耐心地把雞蛋打開，溜進滾水鍋裏，煮成稀糊糊，然後一調羹一調羹，給喂進嘴內。老漢說：傷員咬住牙嘴不進多的，一調羹得喂三遍，傷略鬆些，喂滾雞蛋，也得替剝了皮，拿筷子弄碎，一點一點的喂。

那時重傷員，只要想吃啥，告給醫院，就給設法買啥，雞蛋買不到時，他們就把自己兩隻母雞下的蛋，齊給傷員吃了。吸梨，更耐心細緻，先剝過皮，切成細條條，還不能吃，就擦成絲子喂。傷員大小便，更得他們照管。起先老婆覺得老小自己算個女人，「不方便」，其後老漢看見兩個人不動手，屎尿都拉在褲子上，就對老婆說：「就當成咱的娃娃來侍吧！不能嫌臭，嫌髒，嫌「乞影」」——（即不方便），後來，不論那個傷員屙屎時，他們就招護去了。

直到如今，邊富且和他老婆，常爲乾兒子楊明的死，嘆惜不過，服侍的傷口全好啦，他的舊病——氣短又復發了。當楊明同志犧牲後，老兩口幫助醫院的同志們把新棉衣給穿上，把綁帶打上，屍體抬進棺材裏，老兩口就哭就說：「你死是爲我們老百姓翻身，立下功勞，我們打發你，好比打發參娘一樣」。

「我一輩子也不忘你們，打頑固犧牲了也滿意！」這是一位姓趙的傷員，傷口完全好了時，對邊富且說過的話。他打涼城廠漢營時，頭部腦部通掛了花，經邊富且老兩口，每天三次用開水洗傷口，四十餘天，就痊癒了。

邊富且夫婦兩現都夠四十來年紀，土改前有二十畝山地，受盡了地主封建剝削，現分到土地八十畝，他們深深地認識到自己的翻身，是靠着共產黨和解放軍的。他沒有親生兒子，但他說：「我的乾兒子盡是咱解放軍戰士，他們就是我的兒子。」